



李儿只斤·忽必烈（1215—1294），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大蒙古国末代可汗，元朝开国皇帝。

忽必烈

李兆庆 编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忽必烈

李兆庆 编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忽必烈/李兆庆编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6.7

ISBN 978-7-80223-933-3

I. ①忽… II. ①李… III. ①忽必烈 (1215—1294) —传记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598 号

责任编辑：祝为平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010) 66112368 66116228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5

字数：250 千 印数：1~2000 册

ISBN 978-7-80223-933-3 定价：32.00 元

目 录

一	忽必烈的记忆	1
二	窝阔台继位	6
三	唆鲁禾帖尼	11
四	窝阔台的继承者	14
五	蒙哥称汗	19
六	金莲川幕府	24
七	忽必烈劳师远征	31
八	神童八思巴	36
九	征服大理国	41
十	修建开平府	46
十一	福祸相依	49
十二	蒙哥亲征川蜀	51
十三	忽必烈复出	54
十四	蒙哥汗之死	57
十五	忽必烈北返	61
十六	角逐汗权	66
十七	两汗对峙	70
十八	劝课农桑	76
十九	命王文统理财	81
二十	李璮叛乱	84
二十一	叛乱余震	89
二十二	创建蒙古文字	92
二十三	风雨飘摇中的南宋	97
二十四	国信使南下	101

二十五 兴兵的借口	106
二十六 拔除襄樊	110
二十七 北风三吹白雁来	115
二十八 决战丁家洲	119
二十九 梦断临安	124
三十 南宋国亡	128
三十一 追剿二王	137
三十二 留取丹心照汗青	144
三十三 思俭草辨	151
三十四 察必皇后	154
三十五 平定叛乱	158
三十六 元朝驸马	163
三十七 倚重阿合马	167
三十八 与儒臣的较量	171
三十九 嘁血东宫	175
四十 立太子真金	180
四十一 卢世荣的沉浮	183
四十二 真金之死	188
四十三 桑哥的跋扈	191
四十四 桑哥的落日	195
四十五 海都的挣扎	199
四十六 御驾亲征	202
四十七 马可·波罗	205
四十八 弥留之际	209

一 忽必烈的记忆

纵观历史上王朝更替，沿袭着廉而建国、腐而失权的趋势，都没有逃脱由廉至腐、由兴至衰的规律。朝廷腐败的滋生、当权者信誉度丧失和官吏的奢侈之风历来是各朝各代回天乏术的历史性难题。

自一二〇六年到一二六〇年，半个多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流逝。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孙和继承者的忽必烈，出色地完成了成吉思汗未竟的遗愿，未登基前灭大理，登基后灭南宋，一统中原，建立元朝，史称元世祖。

一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阴历八月乙卯）^①，在漠北（今张掖）草原上一顶蒙古包里，几位蒙古族妇女正神色慌张地忙碌着，此刻，一位临产的蒙古贵族女人躺在毡毯上轻微地呻吟着，旁边的接生婆正有条不紊地做着产前的准备。产妇有过几次分娩经历，这次生产还算顺利，不大会儿，从蒙古包的产房里传来一个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当得知婴儿是个有着黑黝黝肤色的男婴后，守候在蒙古包外的男人们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这个出生在黄金家族^②的男婴，就是后来开创铁血王朝的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那一天，离其祖父成吉思汗统率蒙古骑兵攻克金国中都（今北京）不满百日。谁也未曾料到，四十五年后，忽必烈会把这个前金朝中都改建成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城（西方人称为“汗八里”），并最终成为第五任蒙古大汗和元帝国的皇帝，而且成为与其祖父成吉思汗比肩的伟大帝王。

忽必烈出生在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当时，蒙古人正频繁地东征西战，开拓疆域，掠夺财物。他长大后，蒙古大军已经把疆域扩张到遥远的北方和西方。在这段辉煌的时期，忽必烈和其祖父成吉思汗凭借卓越的战功，无疑成为历史上最为显赫的蒙古人。

① 《元史》卷四至卷十七《始祖本纪》。

② 黄金家族是指出身纯正的蒙古人，即乞颜部成吉思汗所出身的家族。

大凡能推动历史进程，有着卓越贡献的伟人，其诞生的过程都伴随着近乎神话般的征兆。但有关忽必烈的出生，没有经过后世造神运动的粉饰，更多保留了人间的平凡情感。《元史》记载：“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乙亥岁八月乙卯生。”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四个儿子，系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又是四名嫡子中的次子。其母唆鲁禾帖尼在蒙古历史上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汉化较深，共育有四子，即长子蒙哥、次子忽必烈、三子旭烈兀、四子阿里不哥。蒙哥和忽必烈都做过大元（大蒙古国）的帝王，旭烈兀在西亚开创了伊儿汗国，阿里不哥于一二六〇年在蒙古本土被部分宗王贵族推举即位，并和忽必烈争位达四年之久。由于她的四个杰出的儿子都做过帝王，她被称为“四帝之母”。

唆鲁禾帖尼并非蒙古人，是克烈部王汗^①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一二〇三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札合敢不献上三女，表示向成吉思汗臣服和投降。成吉思汗便纳其长女亦巴合（《元史》称亦八哈别吉）——尽管不久成吉思汗将她赏赐给了帐前的将军主儿扯歹，把必克秃忒迷失旭真赐给长子术赤，而把出身高贵、聪明漂亮的唆鲁禾帖尼赐予最挚爱的幼子拖雷。

如果没有唆鲁禾帖尼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机智果断以及关键时刻驾驭全局的能力，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极可能在创建几十年后毁于黄金家族分支的夺权纷争之中，而忽必烈能否登上汗位也是一个未知数。

蒙古民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无论男女老少，个个能骑善射。有关他们的童年、所受教育以及早期生活的资料很有限。在《黑鞑事略》中有简略的记载：“他们的骑射活动是从孩提时代开始的，他们将自家的孩子用绳子束缚在一块木板上，再将木板绑在马上，就这样骑马随母亲出入。三岁时就将其直接用绳索绑在马鞍之上，手执缰绳，跟随大人在草原上驰骋。四五岁时开始使用小型弓箭和短矢来练习射箭。待其长大成人，就可以四时从事田猎活动了。”这种军事化般的训练，成为当时蒙古少年当然包括忽必烈的生活方式，使得蒙古民族弓马娴熟，勇猛善战。

在举族声势浩大的欢庆声中，满载大量战利品凯旋的成吉思汗见到了刚出世不久的孙子忽必烈，端详良久，无不惊诧地说道：“奇怪啊，我们黄金家族孩子的皮肤都是火红色，而这个孩子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唆鲁禾帖尼是突厥克烈部人，这里所说的“舅父们”，应指突厥后裔的克烈部男子）。”随后成吉思汗告诉唆鲁禾帖尼，要为小忽必烈找一个好乳母去精心喂养。

^① 原名脱斡鄰勒，金朝封他为“王”，故称历史学家们更为熟悉的“王汗”。

按照成吉思汗的吩咐，把尚在襁褓中、带有一半突厥血统的小忽必烈交给了乃蛮族人末哥的母亲撒鲁黑养育。她是拖雷的次妻，即将分娩。两个月后，末哥出生。为了精心而专注地喂养忽必烈，撒鲁黑将刚出生不久的末哥交给别人抚养，而她甘愿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忽必烈。她心地善良，对待忽必烈就像亲生子，竭尽全力地抚养和看护他，直到忽必烈长大断乳为止。长大成人后的忽必烈对撒鲁黑的养育之恩，倾注了许多尊重和感激，与末哥保持着良好而融洽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由于拖雷大部分时间都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忽必烈在乳母及母亲唆鲁禾帖尼等人的抚育下，在鄂嫩河畔的蒙古草原上渐渐长大，小小年纪不仅射骑精湛，而且孝顺有礼，深受大人们的喜欢。

一二一九年，当忽必烈四岁时，年逾六十的成吉思汗带着二十万蒙古大军分数路西征花刺子模。当浩浩荡荡的蒙古大军开拔时，在草原上玩耍的忽必烈望着祖父骑马渐渐远去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开。征服者威武彪悍的背影，给少年忽必烈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其花费毕生的精力去仿效、超越。

数年间，蒙古大军先后攻破讹答刺（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迫其逃至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上（后病死）。再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远抵克里米亚半岛；自率一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至申河（印度河）。

五年后的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班师返回漠北。蒙古大军丈量完史诗般的东归之路，回到蒙古故地时，渐渐长大的忽必烈已经十岁了。成吉思汗满载而归的日子，恰好是忽必烈和弟弟旭烈兀初猎的日子。在原乃蛮部边境的爱蛮豁亦之地，忽必烈射杀了一只兔子，旭烈兀则射中了一只山羊。当忽必烈正沉醉在初猎成功的喜悦中时，成吉思汗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返回蒙古草原。按照蒙古族的风俗，少年在初猎中射获猎物时，要举行称之为牙黑刺迷失的隆重仪式，少年要以初猎禽兽之血涂在长辈拇指上。成吉思汗不顾长途征战的劳顿，亲自为忽必烈和旭烈兀这一对初猎成功的嫡孙举行拭指仪式。

拭指仪式开始了，忽必烈轻轻捧着成吉思汗的大拇指，将兔血涂在祖父的拇指上；轮到旭烈兀拭指时，他却紧紧抓住成吉思汗的大拇指，将羊血涂在祖父的拇指上。粗鲁的举止令成吉思汗颇为反感地说：“这个坏蛋险些将我的手指拗断！”

这次拭指仪式，让忽必烈兄弟永远铭记在心，尤其是俩人分别成为第五任蒙古大汗和伊利汗国大汗时，他们或许才真正领悟到当年拭指仪式时成吉思汗欲将其征服伟业薪火相传的心愿。

天不假年，三年后，征伐西夏的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附近的清水县，享寿六

十六岁。

于是，忽必烈的父亲，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便成为蒙古帝国的临时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临时代理国政，行使大汗的权力，发号施令，统领国家一切事宜。监国拖雷为病逝的成吉思汗主持了大约三个月的丧仪。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拖雷坐镇漠北汗都故地，掌控着成吉思汗留下的四大宫帐。不仅如此，蒙古帝国最精锐的铁骑，成吉思汗麾下绝大多数蒙古军队都在拖雷的掌控之中。但拖雷并没有拥权自重，而是遵照成吉思汗的遗愿，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筹划和组织由蒙古诸王参与的忽里台会议^①，以推举成吉思汗遗命中的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筹备工作持续了两年之久^②，汗位虚悬两年，由掌握实权的拖雷摄政，无法不让蒙古诸王猜疑与忐忑不安。加之草原上一些存有异心的蒙古宗王兴风作浪，成吉思汗诸子不时出去镇压一下。连日战事不断，也延迟了忽里台会议的召开。

尽管有成吉思汗的遗命，但胸有城府的窝阔台只得到了蒙古帝国继承人的名号，没有一个合法化的地位，于心不甘。臆想中的汗位必须经过忽里台会议才有望得到，否则，全都是镜中花、水中月，有名无实。

在把继承人推上汗位的关键时刻，蒙古名相耶律楚材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吉思汗曾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赐我家，而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蒙古名为吾图撒合里。他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世居金中都（今北京）。当金朝宫廷仍在中都时，就声名日隆。蒙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曾问他：“你的祖先之仇得报，金朝已经灭亡，你是否高兴？”耶律楚材回答说：“我的父亲和祖父都在金廷任职，我怎么可能怀有二心，把我的君主和父亲看作仇人呢？”据法国勒内·格鲁塞著的《草原帝国》记载：“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这是幸运的选择，因为耶律楚材融中原文化和政治家才略于一身。像回鹘大臣塔塔统阿一样，他是辅佐亚洲新君主的最合适的人。”

成吉思汗获悉耶律楚材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不久，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蒙古军中贪暴之风稍微收敛。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三十年，多有襄助之功。后脱列哥

^① 忽里台会议是蒙古帝国建立前及建国初期，推选大汗的大型集会。同时拥有决定或宣布重大军事行动、分派征战任务、宣布新定制度的权力。该制度起始于成吉思汗，大约于忽必烈时被废除。

^② 一二二七年夏至一二二九年秋。

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刺合蛮，渐被排挤。

由于三个随成吉思汗一起东征西战、骁勇无比的儿子，即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术赤已于成吉思汗逝世前的一二二五年病亡于钦察汗国），都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忽里台会议久而未决。耶律楚材深知倘若不及早确定继承者，将会后患无穷。他也深知成吉思汗的遗命，确定窝阔台为汗位的继承者，于是联合察合台拥立窝阔台。他督促监国拖雷说：“您是大汗最信任的皇子，麾下军马最多，实力最大。您必须尽快召开忽里台会议，把窝阔台推上汗位。蒙古族是个骁勇善战、崇尚英雄的民族，违背父命会被人们视为小人所为。您肯定不想失去大家对您的尊敬和崇尚，望您三思啊。”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形势所趋，经过一番筹备之后，于一二二九年，终于在鄂嫩河和克鲁伦河的蒙古中心地带隆重召开忽里台会议。可以预料的是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开了一月有余尚未定论，窝阔台的对手毫无疑问是摄政两年的拖雷。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按蒙古旧俗让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继承汗位，从而否定成吉思汗的遗命；也有人提出还是遵照遗命让窝阔台继位。这时，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已病死，察合台全力支持窝阔台，拖雷势力孤单，只得拥立其兄窝阔台即位。

于是，察合台引着窝阔台的右手，斡赤斤引着他的左手，将他引向汗位。

等窝阔台登上汗位，耶律楚材拉着察合台的手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

于是，按蒙古旧俗，诸王及与会者摘冠，把腰带搭在肩上，察合台率领皇族向新大汗行礼叩拜。这一拜，窝阔台在拖雷监国两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大汗的宝座，了却了一桩心事。这是一二二九年秋天的事。

事后，察合台抚着耶律楚材的手，深怀感激之情，说：“真社稷之臣也！”

黄金家族中第一次汗位纷争，在元太宗窝阔台继位后才一度平息。可是，这样的结局在术赤和拖雷两系的族人中留下不满情绪，为以后的汗位之争埋下隐患。

二 窝阔台继位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战功显赫，灭西辽、西夏及花刺子模诸国，铸造蒙古帝国。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实现灭金的夙愿。临死前，留下遗言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窝阔台即位两年后，为完成成吉思汗的遗命，号令十余万蒙古铁骑，启动了具体的伐金战略。一二三〇年七月，窝阔台兵分三路，吹响了伐金的号角。他亲率中路军经山西进驻郑州，汇合大将速不台攻打金的西部重镇凤翔；斡赤斤率左路军进兵山东；拖雷率领右路军遵照成吉思汗的“假道南宋，早日灭金”的遗嘱，从宋地陕西借道，由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河南邓州市）进入金境。三路军约定，来年春天会师于大梁。

拖雷所率右路军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沿汉水东下，经兴元（今陕西汉中）、洋州，在钧州（今河南禹县）、兴化一代，借助羊皮囊渡河，直抵邓州城下，兵锋直指大梁。

蒙军逼近，邓州告急，置身于汴梁的金哀宗完颜守绪急忙调动守在潼关的大将哈达率军赶赴邓州驰援。拖雷乘机夺取潼关，并尾随哈达，给金兵造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为蒙军所迫，哈达退居钧州。一二三二年初，拖雷趁大雪在钧州西北的三峰山中，尽歼金军精锐，金名将张惠、完颜合达与移刺蒲阿先后战死，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金军无一人得逃者”。自此，金朝再也没有足够的兵力与蒙古帝国抗衡了。

随后，拖雷从河清县白坡渡河南下，在郑州与窝阔台会合，共同挥军攻取大梁。由于大梁城池固若金汤，历经三个多月，无懈可击。于是，窝阔台留下大将速不台继续围攻大梁，他自己则与拖雷北返，经真定、中都，然后北出居庸关，赴官山避暑。

包围大梁的蒙军，将制造的石炮运到大梁城下，城池每角放置石炮百余门，交替发射，昼夜不息。大梁城池为五代时周世宗修筑，用牢虎土叠墙，坚硬如铁，虽

饱受炮石的轰击，城池墙壁略微损伤，并没有洞穿。

金军坚守近一年，大梁城内瘟疫大起，粮食一度紧张。五十日后，从各城门运出的死者多达九十余万人（尚未把贫穷不能丧葬者包含在内）。年底，宛如惊弓之鸟的金哀宗再也无法忍受粮尽援绝的煎熬，携六七万人北渡黄河，偷偷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市）。

穷途末路之际，金哀宗仍把南宋当成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便以乞粮为名，派遣使者到宋朝求援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西夏灭亡后到了大金，大金灭亡后必然危及大宋。唇亡齿寒，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金朝使者的恳切之言没有打动宋朝，求援遭到拒绝。

这时，在伐金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蒙军也派遣使者请求宋朝出兵伐金，宋朝提出灭金之后收复河南诸地等条件，蒙军满口应允，宋朝即刻出兵援蒙伐金。

蒙军围攻蔡州长达三月之久，仍迟迟攻克不下，眼看着粮草即将告罄，难以继续围城。正在紧要关头，宋朝大将孟珙、江海率领两万大军和三十万石粮草出兵助蒙灭金，合围蔡州。

蒙宋联军，使腹背受敌的金军一时措手不及，纷纷溃败。一二三四年初，蔡州外城已被攻破，金哀宗见大势已去，难有回天之力，遂下诏禅位于宗室完颜承麟。起初，完颜承麟执意推却，但招架不住金哀宗的苦苦哀求，说：“将江山社稷托付给你，这也是迫不得已。朕身体肥胖，不能策马出征。万一城陷，必难突围。考虑到你平昔身手矫健，而且有将才谋略，如果有幸逃脱的话，可延续国祚，这是朕的心意。”

翌日，完颜承麟受诏即皇位。即位大礼还未行完，南城已被宋军攻破。接着，蒙军又攻破西门，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吼声直刺云霄，震天撼地。巷战持续了一昼夜，金军将士顽强抵抗，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殉国。金、蒙、宋三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地铺排在街巷中，一眼望不到尽头，血火杀气弥漫天地。

金哀宗眼看在劫难逃，不愿做蒙军的阶下囚，便含泪自缢于幽兰轩。完颜承麟闻知金哀宗的死讯，率群臣恸哭不已。当日，完颜承麟被乱军杀死。

金朝宰相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一千多名金兵与宋蒙两军展开巷战，终于不支，边杀边退。获悉金哀宗自缢的消息，完颜忽斜虎仰天叹息，说：“吾的君上已经驾崩，我还何以为战呢？我不能死于乱军之手，将投汝水自溺以追随我的君上！诸君可善自为计。”说完，完颜忽斜虎纵身一跃跳入水中自杀。剩下的金军将士满身鲜血，泪流满面，相互劝道：“完颜相公能死国，难道我辈不能吗！”于是随从将领与五百余名士兵一起跳入汝水中殉国。从此，历时一百多年的金朝，亡于南宋、蒙古

联军。

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国灭亡，蒙宋以盟约划分疆界，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以南归属南宋，以北归属蒙古。随着时间的推进，天气转热，考虑到粮草不足，窝阔台汗将蒙军主力撤到黄河以北，造成河南空虚。黄河南岸只留下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降顺蒙军后被改编的汉军。

六月，宋人赵葵认为光复时机已成熟，于是上奏皇帝宋理宗赵昀请求出战，提出“踞关守河”，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军对峙，收复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的建议。这条建议的历史依据确凿，因为金国就是凭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军对峙二十余年，迫使蒙军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

但刚获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一带无法提供足够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缺乏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借口使蒙军再度向南宋宣战。

宋蒙两军隔河对峙，虽然都没有大动作，平静的边境上看似波澜不惊，但实则暗流汹涌。

宋廷在蒙宋联军灭金时曾提出收复河南诸地等条件，在没有经过蒙古许可的情况下，于是年六月，宋理宗加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等职，命他与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全子才一起出兵，试图光复三京之地。

当月，赵葵率军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北上，攻陷泗州（今江苏盱眙）后，西向兵锋直指大梁；全子才则率军由陕西往东直逼大梁。大梁在两军夹击下，很快沦陷，两路军马在大梁会合。由于大梁附近黄河决口，“水潦泛滥，粮运不继”，所收复的州郡都是空城，前线告急，粮草军需短缺。

在得知宋朝北伐之后，蒙军不敢怠慢，急忙南下渡过黄河，并重施水淹中兴府的计策，打开黄河大堤，水淹大梁城，“（宋）兵多溺死”，在内外交困之下，加上缺乏骑兵，最终溃败而撤。因此，赵范上奏表章弹劾赵葵，诏令他与全子才各降一级，授命他担任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迁移治所至泗州。

一二三四年七月，窝阔台召开忽里台会议，共同商讨举兵伐宋之事。由于赤老温等宿将主动请缨，窝阔台遂放弃御驾亲征的计划。

一二三五年至一二三七年，蒙军以南宋破坏联盟攻大梁为由，决定兵分三路大举伐宋。窝阔台遣次子阔端率军攻打秦川之地和吐蕃，三子阔出率军攻打南宋，宗王口温不花率领东路军入侵江淮。三路大军皆势如破竹，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

无人道，凶恶至极。直到一二四一年，窝阔台酗酒暴病，攻宋战争才暂告一段落。

同年，拖雷和窝阔台北返蒙古。年仅四十一岁的拖雷突然暴死于军中。至于拖雷的死因，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是一桩疑案。

据《元史·睿宗传》记载：“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男巫师）祓（祛除的意思）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刺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一。”

但关于拖雷的死，其他史书的记载有所不同。《元朝秘史》《史集》详细记载了拖雷之死的情况。其经过如下：

在官山避暑期间，窝阔台身染重病。听此消息，扈从的文武诸臣不胜惊慌，四处延药，百般调治，均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无奈之下，只好请来萨满巫师为他祈祷。

依照蒙古习俗，巫师用大碗盛水，施行巫术，跳舞狂咒后，用念过咒语的水为窝阔台擦拭病体。适逢拖雷正好迈进汗兄的汗帐。看到窝阔台被重病折磨得奄奄一息，拖雷痛心不已，极其诚挚地说：“当日，先皇于众兄弟中，特地选你做了大汗。知子莫若父，你的才德，自然高于我们，现在你只即位两年，一件事都没干，如何去死？我曾说过，忘记时要你提说，睡着时要你唤醒。如果你一病不起，还有谁提我唤我？况且所有百姓，又由谁来管理？我出征数年，杀戮甚重，神明降罚，理应殛我，如何罚及皇兄呢？”

祈祷完毕，拖雷接过那碗洗病的咒水，一饮而尽，顿时好似饮酒般，只觉得头晕目眩，恳请汗兄窝阔台道：“我若死后，遗下的孤儿寡母，全仰仗汗兄照顾。”

脸上带着惊诧表情的窝阔台频频点头答应，拖雷说罢，便疾步跑到自己的营帐中，至夜间，奄然而逝。

说起来也巧，那碗咒水被拖雷喝下后，窝阔台的病随即痊愈，正如拖雷祈祷的那样，自己用生命换取窝阔台的健康。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拖雷是代汗兄窝阔台赎罪而死，对他忠诚而恭顺的牺牲精神更加钦佩有加。

还有一部史书叫《世界征服者史》中说拖雷“因饮酒过度，得病而死”。

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有喝酒的习惯，拖雷也不例外，但真正死于喝酒的蒙古人却少之又少。说拖雷意外醉酒而死，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令人难以信服。

寡居的唆鲁禾帖尼曾哭述：“我渴念与期望之人，彼为谁而牺牲哉？”

综合史书的记载和史学家们众说纷纭的观点，个人认为，拖雷确实是被窝阔台害死的，而不是病死的。前期英明睿智的窝阔台汗在拖雷死后，竟沉迷于酒色中，以致到了无心打理朝政的地步。史书里频频出现的“酒”，其实是一杯能置人于死

地的“咒水”，称为“酒”，不过是撰史者为窝阔台杀害亲兄弟的罪过而开脱。

史载，拖雷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胸怀韬略，在攻金的战役中，更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拖雷对蒙古帝国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任何时候都难以磨灭，在勾心斗角的蒙古权力斗争中，这不能不引起汗兄窝阔台的嫉恨。用一个成语解释，就是功高盖主。

三 峻鲁禾帖尼

拖雷之死，像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着拖雷家族。当峻鲁禾帖尼翘首期盼着久别的丈夫凯旋而归，十八岁的忽必烈热切巴望着父亲重返漠北草原时，他们不是迎来团聚的喜悦，而是亲人猝死的悲痛。

拖雷遗孀峻鲁禾帖尼及其儿子们感觉天一下子塌下来了，清检一下弥漫着烟雾般的疑点，直觉告诉他们，那杯“咒水”是有毒的。接下来另一个问题就是，谁下毒谋害了拖雷，或者是谁指使下毒谋害了拖雷？这是一个极其危险而敏感的问题，再执意追究下去，会指向蒙古国最尊贵最有权势的窝阔台汗。

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更应该坚强。遗孀峻鲁禾帖尼眼下唯一要做的是擦干眼泪，默默地埋葬拖雷的遗体，使他在九泉下安息。她要带着儿子们在漠北草原一隅忍气吞声地活下去，把并不明朗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拖雷有许多妻妾，峻鲁禾帖尼作为正妻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妇女之一。希伯来医生巴·希伯尔思引用该时代的一首诗描述她为“如果我发现女性中还有别的妇女像她，我会说女性远远超出男性”。波斯史学家拉施特誉其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妇女”。

无助与寂寞并没有把她击垮，有着“寡妻执政”的蒙古传统迅速把峻鲁禾帖尼塑造成拖雷家族的一家之主。她靠着聪明和才干，严格教育子女，管理拖雷系政务，笼络人才，维护、巩固拖雷家族的势力，以恩惠和手腕将战士的心征服。她爱护属下臣民，对违法官员和军士加以严惩，她领地内百姓的处境比其他宗王领地上的百姓要优越得多。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为日后伺机夺取汗位夯实了基础。

拖雷留给峻鲁禾帖尼十个儿子，当时，年龄最大的蒙哥才二十三岁，其他依次是撒鲁黑可敦所生的次子术里客，领昆可敦所生的三子忽睹都，峻鲁禾帖尼所生的四子忽必烈、五子旭烈兀、六子阿里不哥，其他妻子所生的七子拔绰、八子末哥、九子岁哥都、十子雪别台，但诸事“皆决于峻鲁禾帖尼”。

与年轻时守寡的婆婆诃额伦属于类型相同的典范，峻鲁禾帖尼用坚强的肩膀独自承担起抚育幼子、料理家务、管理政务、统帅军队的重任。她以身作则，严加管

束孩子们，使几个儿子都成为“汗和具有智力的人物”。她不仅教授他们文化和政治，并以宗教的宽容态度教育他们懂得德行和礼貌，注意培养他们的能力。她协调拖雷其他妻妾彼此尊重，和睦相处，还精心守护着拖雷遗留下来的将士和兵马。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唆鲁禾帖尼还积极争取外援。她常常延揽人才，“以恩惠和手腕把战士和被征服的外国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并借助与拔都之母必克秃忒迷失旭真的姊妹关系延续着拖雷与术赤家族的友好和睦，“亦与拔都相亲厚”。尽管如此，势利的族人们还是对拖雷家族越来越疏远，先后很多人掠走马匹羊群，离开拖雷家族的封地，去投奔更有实力的靠山。苛刻的命运使唆鲁禾帖尼变得愈加独立，而年届四十的她也有足够的智慧和实力来维持这种独立。

然而，这种独立，也时常被人为的因素蓄意打破。殷实的拖雷家产作为拖雷系强大的物质基础，由唆鲁禾帖尼全部掌管起来，这使身为蒙古帝国大汗的窝阔台内心颇不平衡。

从金国返回蒙古之后，窝阔台经常哀叹不已，一喝醉酒，就眼泪蒙眬地哭诉道：“与拖雷兄弟永别使我痛苦万分，因此我宁愿喝醉，希望把忧思之苦暂时忘却。”

窝阔台满口的仁义道德和兄弟手足之情，而实际上他对弟弟寡居的遗孀都干了些什么呢？尽管窝阔台降诏，拖雷所辖的兵马和部众，都听从其妻唆鲁禾帖尼的号令，但他对拖雷家族掌管的成吉思汗六十多个蒙古千户始终怀有嫉妒之心，常常想方设法予以剥夺和肢解，借机削弱拖雷家族的势力。

不久，汗廷下达一个诏令，将拖雷家族中最精锐的三千骑兵转赐给窝阔台的儿子阔端。

拖雷家族的家臣诸子对这个诏令愤然指责：“这三千速勒都思人军队，按照成吉思汗的诏敕是属于我们的，而大汗擅自将他们赐给阔端，我们怎么能违背成吉思汗的诏命呢？”

唆鲁禾帖尼却对窝阔台大汗的使者慷慨而言：“这支骑兵是先汗赐给先夫的，也是先夫最倚重的一支兵马，突然从我们封地划走，我们当然舍不得，众家臣诸子也不理解。但是我知道，军队和我们本来同属于大汗，他是一国之主，他所下的命令都是正确的。”

唆鲁禾帖尼以大海般的胸怀和过人的聪明才智平息了这场风波，维系了对窝阔台汗的服从，并加深了阔端和拖雷家族的情谊。在后来的某个关键时刻，阔端的友谊有力地帮助了拖雷家族。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不久，窝阔台又下诏，欲令唆鲁禾帖尼改嫁贵由，从而将拖雷家族属部并入自己的家族系统，试图控制庞大的拖雷遗产，并保证汗位的顺